

从口头传统的角度审视荷马史诗

Egbert J. Bakker

荷马研究学者与普通学生对于口头传统的理解必然是存在差异的。荷马史诗是文本记录，而荷马史诗的口头化则是一门语言学研究。因此，文本学影响了荷马研究学者对于口头传统的理解，而我们只能通过现存荷马歌曲录音的相关特征来寻求荷马史诗口头化的踪迹。

如果我们忽视某种史诗传统的书面文本，而人们在不同的地区阶段性地表演该史诗，那么我们可以将这一传统视作一种口头传统。口头传统在地区时间上的扩展，在外部一般表现为书面形式的记录，而内部则表现为史诗“*kléos*”的发展，即通过诗作表现人物的光辉事迹。诗作人物的光辉事迹也可以转变为诗作本身的荣耀，荷马史诗这一特征表现的尤为明显。（这不仅可以看作是文学本身的复杂性，同时也是口头传统增强对自身所可能存在的传播媒介的认识。）

表演不仅仅表现为口头传统在时间纵轴上的发展，同时也通过文本反映了学者对口头传统研究重点。表演与口头传统的诠释学特征息息相关，并且这两者都有利于借助文本来研究口头传统。正如表演一样，口头传统是规范性的强化演说，因此语用学和口语学的相关研究可以增强口头传统的文本研究。在我看来，下列两种特征比较重要：

(1) 诗歌是一种认知流。不管文本的“书面”程度如何，任何文本都是线性的，并且只能在时间的流逝中通过认知流对文本进行加工。演说的这种加工特征尤为明显，因为演说主要是在演说者和听众的交流过程中进行创作和“理解（*decoded*）”。如果演说更加正式或者表演只是对从前演说的再创作，那么这样并不会对这种交流方式产生影响。不管表演是以何种形式进行，口头语言的加工特征都会被常规化和规范化。这种规范特征在口头传统的文本、和（或者）韵律（程式）特征中都有规可循。

(2) 表演具备了直观的“现代”特征。表演者的认知过程—不管是演说还是记忆—都是表演者现行表演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诗作表演同样包含了这样一种直观特征（无论是时间上、还是空间上）：时间直观性一般围绕表演者的“现在时刻”展开。如果表演者的认知过程将视觉信息动作化，那么观众可以通过表演体验到表演者是如何将史诗转化为“当时当地”的表演的。荷马史诗口头传统并不会创造“当时当地”的幻觉。换句话说，如果表演者和观众在虚拟空间中互动（*Bühler*所称之的“视觉示范”（*demonstratio ad oculos*）），那么这种现实代表还是存在于理论层次的。

参考文献

- Bakker 1997a Egbert J. Bakker. *Poetry in Speech: Orality and Homeric Discours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Bakker 1997b _____. "Storytelling in the Future: Truth, Time, and Tense in Homeric Epic." In *Written Voices, Spoken Signs: Tradition, Performance, and the Epic Text*. Ed. by Egbert Bakker and Ahuvia Kahan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11-36.
- Bakker 1999 _____. "Homeric OUTOS and the Poetics of Deixis." *Classical Philology*, 94:1-19.
- Bakker 2002 _____. "Remembering the God's Arrival." *Arethusa*, 35:63-81.
- Chafe 1994 Wallace Chafe. *Discourse, Consciousness, and Time: The Flow and Displacement of Conscious Experience in Speech and Writ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Nagy 1996 Wallace Chafe. *Discourse, Consciousness, and Time: The Flow and Displacement of Conscious Experience in Speech and Writ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